



一直活到茶靡花开

◎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高2024级5班 谷珂辰

鸠鸣在桑，莺啼近窗。啁啾缭绕苍翠的深山，染柳烟浓；潋滟安抚躁动的内心，水佩风裳。园池偷换春光，正人间昼长。弥望青青黄黄的枇杷，放浪形骸地匿迹于叶间；近观院子里那几朵茶靡(mí)花，静静呆着。

“本来以为我再活一次的话，也许会有什么不一样。结果还是差不多，没什么不同……”外公正在看电视上播放的中国台湾导演杨德昌的电影《一一》。

“外公，我摘到枇杷啦！”惜夕拂说，小小的男孩蹬着短短的腿，伸着短短的胳膊朝高高的枇杷树够去。

“外公背着小不点儿摘！”外公笑着说。“我长大了！自己能摘！”惜夕拂嘟起嘴，闷着声说。

“当心啊，小不点儿！”外公对惜夕拂说。可男孩毫不在意，连头都没回，因为只要一伸手，他的指尖便能碰到青涩的枇杷。

院子里还有几朵茶靡花，静静呆着。

在男孩生日那天，他收到了好兄弟送来的陀螺与同桌女生飞出的千纸鹤，还有，老师请同学们观看的电影——《路边野餐》。男孩啃着左手手指，右手抠着下巴，心里纳闷：“院子里的枇杷怎么还没熟透？”

此刻，教室里回荡着电影中的台词：“山，是山的影子，狗，懒得进化，夏天，人的酶很固执，灵魂的酶像荷花。”

放学后，男孩走出校门，径直向自家院落走去，周围同学与父母的亲切交谈仿佛钢琴键盘左端的升A键。

转角，蓦然，外公缓慢地走了出来，手指向天空：“让我好好想想，今天是什么日子来着？”他的眉毛一高一低，将手上一本泛黄的书递给男孩，“哟，今儿不是咱们小不点的生日吗？孙儿，趁日子还长，还是多看看书吧。”“行，谢谢外公！”

道上只留下两个影子，同玄清的穹庐

“茶靡花”贯穿全文形成诗意意象群：开篇“茶靡花静静呆着”的恬淡，中间“茶靡素洁的花瓣随风而散”的哲思，结尾“盛夏最后最闪耀的生命力”的升华，形成完整的意象闭环，使文章获得超越日常叙事的诗性品格。

文中《一一》《路边野餐》《海上钢琴师》的电影互文，与主人公的成长叙事形成复调共鸣。特别是将《海上钢琴师》结局与茶靡花开的隐喻并置，展现了出色的文本重构能力。

“钢琴键盘左端的升A键”喻指孤独的听觉通感，“灵魂的酶像荷花”解构生化概念。这些非常规修辞形成独特的语言张力场。

鏖战。

“外公，您最喜欢看的电影是哪一部啊？”

“嗯，我想想——《海上钢琴师》吧。”

“它讲的是啥啊？”

“嘿嘿，讲的就是一艘船，一位钢琴师，一辈子没上过一次岸。”

“难道，那不是悲剧吗？”

“不，是茶靡花开了。”

回家后，男孩翻了翻外公书案上的几本书，发现“茶靡花”预示“分离的悲伤”“青春的消失”“春天的结束”，此后便未向外公询问《海上钢琴师》的结局了。

弹指一挥间，似驹驰隙，星移物换。那群枇杷树，花叶扶疏，那几朵茶靡花，静静开了，那人，却不如从前了。几年前的一场重病摧毁了外公的精气神。

千万金光破云而出，于尘世中贯彻天地。余晖脉脉，雾霭蒙蒙。眼前的枇杷树镀上朦胧暗金。男孩看了看地上，他和外公的影子，一长一短，长的，是他的影子，短的，是外公的日子。

多年以后，那个男孩长大了，他爱上了阅读，正在读外公留下的那本书，读着读着，几行静止的文字跳入眼中：“茶靡花因其花语为结局并没想象的完美，而在古代庭院中十分少见，鲜有人了解另一层解读——陌路之美、新生命的绽放、盛夏最后最闪耀最光辉的生命力。”

“那谁能活到茶靡花开啊？”

“是你吗，惜夕拂？”

评语

本文堪称新概念作文的典范之作。作者以茶靡花为经，以祖孙情为纬，织就一幅融合个人记忆与存在哲思的锦绣。在叙事策略上，打破线性时序，通过意象蒙太奇与互文拼贴，将琐碎日常升华为生命诗学。语言层面既有“水佩风裳”的传统韵味，又创造“酶的固执”等后现代隐喻，展现跨时代的语言自觉。最可贵的是在情感浓度与思想深度间保持精妙平衡。

(指导教师：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 张海艳)